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三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樂一 音韻

論五音生於人心 李文利

五音原於天而生於人宫聲宸居上元聲出於中宫其氣直升商聲次上元聲出於中前其氣斜升角聲平舒元聲又出於前其氣横出徵聲下行元聲出於前下其氣舒遲羽聲下降元聲出於下下其氣沉滯宫為君商

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上下升沉秩不紊也

天以一元之氣生人人之聲即天之聲聲由心生心以物動故形於聲五聲之生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為宮再出到噚聲上騰為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為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為徵又降出到唇為羽喉噚舌齒唇迺人元氣也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宫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噚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滞者濁

喉嗁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然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寳貴賤清濁之次也西域蘇祇婆曰一均間有七音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吕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即徵

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羽聲也七曰俟利𫓧華言斛牛聲變宮聲也商為長聲與宮俱平聲則聲上騰非濁也清可知也

七音序　　　　　　　鄭　樵

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為靈其用在耳目人與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擴目之明耳目根於心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自此分矣雖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承未聞其書漢人課籀

隷始為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為韻書以通聲韻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説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以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

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為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方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

耳此後學之罪也車舟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可通
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爲志庶使學
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
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臣謹按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
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義而爲議曰
考尋樂府鍾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之名
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每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
之時有龜兹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

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為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宫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吕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宫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

譯之旦即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鐘律乖戾不可勝數譯為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變宮有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譯又引古以為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巨儒不能精通同加沮抑遂使隋人之耳不聞七調之音臣又按唐楊收與安涗論琴五

弦之外復益二弦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其郊廟樂惟用黄鐘一均當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宫商角徵羽為五聲加少宫少徵為七聲始得旋相為宫之意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盖取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証諧聲然後知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

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来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别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别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為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為主今兹内外轉圖用以别

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論韻書　洪邁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令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来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宫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

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章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回聲求其宫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吕静倣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吕静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髙下低昂非思力所能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切韻之學　沈括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大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龎厖之類是也皆

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横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踈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

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得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牙韻用

借聲類列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自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龎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叅配令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

發如件字金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韻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日阿多波者那羅拖婆荼沙縛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怯义(一合)娑多(一合)壤曷攞多(二合)娑(上車)娑麼(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侘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論聲韻　　劉鑑

聲韻之學其来尚矣凡窮經傳史以聲求字必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通誠諸韻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十一之音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為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横竪審清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名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槩求切而不究其源者予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為䂮裂矣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

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呼如清音硫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啞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碍致偲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字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當字本是椿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耶其雞稱齎癸稱菊稱韭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賢之書首貴乎知音其可不知稽

其本哉今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用互為體用諸用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

切韻指南　　海　韻後同

諸韻切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二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蒲干切槃下没切紇俱萬切建字之類是也

夫藝有精粗學有是否藝之粗者堪容學之否者宜辯如今之切韻者多用因烟人然經堅丁顛之類此法極

是浮淺乃前賢訓蒙誘引切韻入門之法耳甚不足為儒者所尚反害其正音如古今韻會中打字作丁瓦切其不知按類隔門法却切檛字上聲其打字本是都冷切按類隔門法切作爭字上聲不知後世緣何變作打字此字訛久如掛字本怪字之類甚不可便作丁瓦切此其不知正音切法是以管窺天傳流而失其真者也反切二字說作子母相生之義此等瑣碎穿鑿皆是從此法中來故使後之學者疑惑而不決其實反切二字

本同一義反即切也切即反也如德紅切反云德丁顛東再作紅反切云德丁顛東或作反或作切皆可通用是字雖異而義同也學者詳之詳夫東冬脂微真殷等每二韻中酌其五音清濁輕重等第子音並同是不當分而分者及乎元魂二韻聲相背戾而反通押是何其若此之不倫也然而攷文之事孰敢擅專宜待名公賢士倘肯閱上攺正而復明之是亦斯文之幸也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

幫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端見純清與此知精隨照影反幫非次清十字審心曉穿透滂敷清徹溪闕全濁微孃喻疑日明來共入泥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知照非敷遞五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牀疑喻相連屬

六母交叅一處窮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照類兩中一作韻

內三外二字名分精雙喻四為其法偈彼須歸三上親

来日舌三并照二廣通必取四為真

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隅已明之知逢影喻精邪四

㝅切憑三有定基正齒兩中一類處內三外二表玄微

舌頭舌上輕分析留與學人作指歸

幫非為切冣分明照一須隨內外形来日舌三并照二

廣通第四取真名精雙喻四為其韻徧俠將歸三上迎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唯有東尤非等下相違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精邪若見一為韻定向兩中一上認四二相違五用呼四三還歸四名振照初却見四中一五用還歸精一順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昭然真可信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參韻三來日連知照

通廣門中四上擔精喻四時何以辨當於偈後第三函
如逢照一言三二喻毋復從三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
玄論分明有指南來逢四類但音和日止憑三寄韻歌
全得照初分内外精雙喻四事如何廣通偈後憑三等
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過
通攝東冬韻繼鍾止攝指微次第窮遇攝魚虞模三位
果攝歌戈三韻從宕攝陽唐君記取曾攝蒸登兩韻風
流攝尤侯無他用深攝孤侵在後宮

江攝孤江只是江蟹攝齊皆灰咍強臻攝真䰟六韻正
山攝仙元五韻昌效攝霄希豪三位假攝孤麻鎮一方
梗攝庚清青邑字咸攝覃鹽凡四鄉
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流遇四等通攝借
咍皆開合在寒山齊止借臻鄰曾梗高交元本宕江邊
歌戈一借剛光一四三并二却歸山
梗曾二攝與通疑山攝無時蟹攝推江宕略同流叅遇
用時交五較量宜

輕韻東鍾微與元凡虞文廢亦同然更有陽尤皆一體
不該十韻重中編
見幫曉喻屬開知照來日屬合
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 關 切隨四等韻去
皆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如
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堅字之
類是也
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為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

字知徹澄孃二三為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三二知相來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椿字丁兮切中字濁甘切談字陟經切丁字之類是也

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為切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二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如陟遙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也

四輕重交五者謂滂幫並明一二三四為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便切輕脣字非敷奉微第三為切韻逢一二

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輕相逢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飆字芳梧切胳字之類是也

五報救者謂清精從心邪第一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四二報救粮清從心邪第二為切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二故曰四三還歸四名振切一韻三四二陳如私兆切小字詳理切似字祖之切貲字賛員切鐫字之類是也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為切即第四等

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四示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諸母第三示切照一是正音並切四故曰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山幽切搊字之類是也

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是四二精照五用照穿牀審禪第一等為切即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一却精一等字是照互用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二並

切照一等字亦是精照互用故曰四二相違互用呼照初却見四中一如子皆切齋字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為切韻逢諸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如昌來切犙字成攜切杉字之類是也

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為切韻逢諸母第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切覆喻母第四為切韻逢諸母第

三並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復從三四諜若逢仰覆但憑切如余朝切遙字于聿切颶字之類是也

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為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止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䔰字儒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一十五母為切韻逢知徹澄孃照穿床審禪來日第三等

並切第四故曰來日舌三并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眞如渠脂切祇字芳連切篇字符眞切頻字呼世切㰦字之類是也

十二徧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精雙喻四爲其法徧狹須歸三上親如去羊切羗字府容切風字許由切休字巨鹽切鍼字之類是也

十三內外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六母為切逢韻照穿牀審禪第一等即四第中等二也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自明分如居內霜切薑字古外雙切江字德山切僊字布山切班字矣殘切態字之類是也

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孃第二弟為切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三知等字今

稽開合俱無郤切第二端等字故曰韻逢影喻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勑洗切體字是薺韻不定之切女象切養字是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斆此矣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為切韻逢諸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三郤切第一等重唇音字是後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所刱先人澄鑑論云隨鄉談無以憑焉逐

韻體而堪為定矣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馮貢切鳳字轉謀切浮字莫六切目字莫浮切謀字之類是也

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為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故曰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昭然直可信如充山切獮字州夏切札字之類是也

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封𡚒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

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為切韻逢母諸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揵字無鉢切嚩字無感切鑁字無可切縛字之類是也

十八瓶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為切韻逢徧侠攝内諸母第三當切出筆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眼無斯字瓶立須歸四上諆如莫者切咩字毘兩切縹字眉鳩

切繆字之類是也

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来日共三十六母為切韻各逢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钁字蒲干切槃字俱萬切建字下没切紇字之類是也

二十通廣侷狹者謂来母下第三第等為切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侷狹憑三等四位

相通理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字是通門良將切兩字是偈門力鹽切廉字是俠門以上四字之類是也餘例斆于斯耳

捌纂啓蒙免疑金口訣 效沈約之法依三十六母開合等第類成歌訣一百一句

切韻訣

合口呼之

公 古紅 古公官 控 祜洞 枯空寬 頑 渠同 渠頑鑵

外 吳會 吳峞頑 端 都官 都冬端 通 禿公 禿通端

屠徒胡　徒同團　搦奴朔　奴農渜　幫不充　不崩班

滂普罔　扑𢓜潘　蓬蒲紅　蒲朋盤　磨沒過　模蒙瞞

總相孔　祖宗鑽　酢麤庫　麤聰攛　存徂門　徂楚攢

素速故　速䆘酸　筭辭綫　辭〇鄹　虎呼右　呼烘歡

回胡雷　胡洪桓　盌烏管　烏翁彎　宖于橫　于宖完

亂盧貫　盧龍鑾　供居用　居君涓　犬曲轉　屈困圈

羣渠䰟　渠羣拳　峗魚水　魚輑元　非夫歸　夫分蕃

敷敷跦　敷芬翻　奉扶動　扶汾煩　微無肥　無文樠

醉 足類
足遵鐫 詮 促川
促逡詮 從 慈容
慈鶉全

悚 須拱
宿荀宣 捘 徐之
徐旬旋 知照互用 捉 阻角
阻鍾跧 徹川互用

初 楚居
初充 澄床互用 崇 麤鉏龍
鋤崇宅 踈 尼踈
踈 拴 照知互用

鍾 諸通
豬中專 穿徹互用 穿 出官
出沖川 床互用 重 廚容
除重船

女 女取
女醲○ 舜 書困
書舂○ 淳 殊旬
殊鱅遄

許 虛與
旭凶諠 熒 胡營
胡雄玄 贇 於君
於擁究

喻 俞怨
于容員 類 驢遂
驢龍攣 汝 如取
儒茸堧

開口呼之

蓋 革大 格庚干　口 客斗 克坑看　領 其狠 其○黔

碍 五蓋 五娙豜　多 得歌 得登舟　透 他後 他鼟貪

頭 特徒 特騰談 此母泥娘互用　柰 奴蓋 奴能諵　寧 資般 兹增籛

此 雌里 雌彰飡　曹 慈勞 慈層殘　三 思甘 思僧三

鯫 詞厚 辭○○　漢 黑炭 黑亨憨　何 核那 核行寒

哀 烏該 烏甖安　頤 移來 移○佔　來 勒才 勒楞闌

見 吉扇 吉京堅　溪 乞低 乞輕慳　琴 其林 其檠虔

疑 宜其 疑迎顏　底 低洗 低丁顛　跳 梯咲 梯汀天

定提徑 提亭田泥娘互用泥尼溪 尼寧年 比必里 畀兵邉

譬匹吏 披騁偏 並毗靜 皮平便 明彌平 彌明眠知照互用

滓淄子 緇爭儃徹川互用㩳測鴆 測撐攙澄床互用床柴年 柴磳巉

山師天 師生山知照互用照只吊 知征霅徹川互用徹尺節 尺稱脡澄床互用

澄持陵 持乘廛 審失怎 失升𢮎 禪時延 石繩禪

精即京 即精煎 清七經 七青千 牆齊良 齊情前

心息金 西星先 邪習耶 席錫次 曉希沼 希興軒

匣溪甲 奚刑閑 影伊謦 衣英烟 蠅弋陵 移盈延

林^里^~本~ 離靈連 日^兒^~話~ 而仍然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並兼行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辭盡屬清脣上碧班邠豹剝舌頭當滴帝都丁撮脣呼虎烏塢汚捲舌伊幽乙噎纓開脣坡頗潘鋪柏齊齒之時實始成正齒止甎征志只穿牙查摘塞爭筌引喉勾狗鷗鴉厄隨鼻蒿毫好赫亨上部罽妖嬌矯轎穿牙臻櫛乍詵生縱脣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姹宅棖合口甘含鹹合甲口開何可我歌羡似前總述都三六

疊韻雙聲次第迎大抵宫商角徵羽應須紐𡚶最爲精
世間理義皆如此自是人心不解明
呼吸字訣鷺絲讀書鶴上學牛頭架屋角上閣水裏剥
荍楷菱角鶴學角閣菱角殼
合口字訣侵寢沁平上去聲皆口禁鹽添嚴口合唇收
舌似鉗感和敢二字合音當一覽賺檻范合口收來無
雜犯
總叙訣五凡二尺上四六一勾合律呂一十二宫二宫

別分清濁宮分八十四調閏分一百五音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正變偏側和諧近代知音者少或正宮使上字或小食使下凡或雙調使高一或羽調使下工堪唉鄉談蠻字皆是愚蒙無識

八犯訣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角羽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八用

四犯訣宮羽角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

奇煞訣土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憑輪項兩斯項折掣四

相生曾中無亂筆孰肯依數行

商口開張　宮舌居中　羽脣撮聚　角舌縮却

徵舌拄齒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　歌可康各　南方齒聲

詩矢之食　止示勝識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

行幸亨客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　寧亭聽歷

北方唇聲　邦滂剝雹　比墨明邈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

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删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甞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

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音韻乖舛

乃名辭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莫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答禄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

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

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與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

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六經字音辨

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使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素乎之聲此齊人之語也而

載於國風之詩穾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棄如之聲此山西之語也而見於大易之書聲音之不齊雖聖賢有所不免而況欲以一言而盡古今天下之言語乎此六經音辨之所由作也六經之言有出於方言古今不變者贖刑之贖音樹贖有兩音犯諱一音樹北方之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贖謂樹罷音擺部買切吳之音也至今吳人為罷為擺殤醫之初藥云祝音呪鄭康成謂呪為注齊言也至今齊人謂呪為注尚書秦之官名也今謂之尚書以尚為常

秦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雖古今不變也有古文無反而平仄皆通用者古文自小率多假借音無反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雲之為慶雲咎繇之為皋陶之類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通今多緣字以起義者如公羊說會為㝡暨為既及猶汲汲之類孟子謂仁者人也禮記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如此類甚多蓋上世之書無文字可傳但口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過幾本此文所以不通於古也有隨方訓釋取

舍不同者土音不同而訓詁亦異吳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是以熊安生本朔人則多用北音孔穎達取皇熊之說為禮疏陸德明本吳人則多從吳音鄭康成本齊人則多收齊音若夫楚音以来為黎陸氏之音衛也亦以来為黎楚音以野為汝陸氏之音衛也亦以野為汝則非也故鄭註經字有不安有曰當作當為之語有曰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揚雄作方言曰秦晉之逝齊

之徂魯之適均為往之義也齊魯之乣宋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展均為信之義也如此則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易詩書古韻　　熊朋来後同

古人用韻可以見當時字韻之正書賡歌易文辭彖象傳及風雅頌之韻可參考而互證尚書有韻語處即與詩易相同股肱喜哉以下喜起熙為韻熙字用上聲颺

言無韻而賡歌有韻元首明哉以下明為彌良切與良康為韻又歌復有韻脞惰墮是也惰墮皆上聲後儒不察以墮為隳如帝德廣運以下運字用平聲與神文君為韻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功與為韻當以魯頌克成厥功為例功字四聲功古故刮魯頌協功之上聲為古虞書協功之入聲為刮故功伐可為韻也天之歷數在汝躬以下除危微自為韻君民與上文躬字為韻而躬音肱中庸邦窮終

戎爲韻禹貢九州時出韻語五子之歌其一下婦予圖馬爲韻下音虎馬音姥予圖皆上聲其二荒音牆亡爲韻而音協央其三唐方罔亡爲韻其四君孫有祀爲韻而有音以其五歸悲依怩追爲韻仲虺言征葛以慶商良亡昌爲韻伊尹告太甲以洋彰常祥殃慶宗爲韻傅說復商宗以正聖承命爲韻慶皆音羌宗莊而承盛也洪範用韻處尤爲易見以易書證於詩古韻歷歷可考下至楚辭參同太玄歷漢魏晉宋齊梁陳有韻之文尚

存古音韓杜之詩猶有存者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執唐韻以為證正音盡廢古韻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以己見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書為慘懆）音七到切伐鼓淵淵（書為鼓淵）音於巾切皆不從釋文德明之學唐人亦未盡信也詩中慘皆作懆乃協勞心懆兮協照紹燎為韻我心懆懆亦聿既耄為韻歌以訊之當從歌以誶止是用不集當從是用不就皆以韻為證釋文猶或字具數音及孫氏直音出而挾兔園冊

者併釋文不復考矣吳棫材老作協韻補音鄭庠作古音辨鄭與項安世各例韻吳鄭同時而朱文公詩止采吳協音間亦改其繆誤補其遺闕鄭韻出於詩傳既成之後吳鄭自不相識故其說或未歸一愚以易書禮析二家之說字音不勝枚舉姑記其略

吳鄭二家不同莫如天人二字吳韻天字皆依丁度集韻作鐵因切鄭則謂天如字而協人然舉古詩山上復有山破鏡飛上天為証協山為羶以從天愚按天字協

音易詩可以互證為鄭氏之學者專以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歡刪山先僊十四韻皆協先僊之音則以拘矣天人二字在詩中如鄘栢舟黍離小宛巷伯何人斯十月之交棫樸旱麓等詩止有天人字則吳鄭說皆通然詩韻天字多協貞寒清蒸之韻至度人經尚然故丁韻天田年等字皆附入真諄之韻此古詩韻例也文王之卒章以天協躬鄭乃和躬為躳不如姑弘鐵因為易協證之於易尤不可限以十四韻之例上不在天下不在

田中不在人雖可以人協然乾之文言以御天也協精情平行成鐵因之音可為鐵烟可為鐵嬰皆顛丁反紐此程沙隨所謂反紐通用者也易中以真協川詩頌以躬協弁項以清光貴王韻為一例又以東蒸為例比鄭稍通然聲音之道變動周流例有盡而音無窮也

鄭氏以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韻相通皆協陽唐之音東之協當同是舌音如大東小東則可也降字音洪鄭恐破例乃云古音江不知江諧聲於江漢

字如曲江書為曲紅者有之矣況易之恒以深協中以禽協容艮以心協躬詩之蕩以諶協終雲漢以臨協宗閟宫以緩協躬小戎以音協弓綠衣晨風諸詩以心林協風東侵二韻相通者多矣鄭皆缺其音項氏以東蕭尤為一例東灰蒸為一例東侵為一例蒸也無戎讀戎為汝克咸厥功讀功為古似此戎功二字豈必協陽唐之韻鄭庠乃盡欲協陽唐固哉其言詩韻矣

鄭氏又以魚虞模歌戈麻六韻相通非但古韻可證今

人別以蕭霄肴豪尤侯幽七音相通皆協尤侯之音愚按虞模之與尤侯自可相通非但古韻可證今人語音如謀之與模侯之與鄒支之與朱往往相近皇華羔裘之韻鄭所知也况歌麻脂之韻音相通如儀為等字是已且騶虞首章上有葭豝則虞協牙東方朔稱建章宮後騶牙是其音也二章以虞協蓬縱又當通虞音於東韻易之爻辭以即鹿無虞協林中是其音也如熊羆是裘以協奇周爰咨謀以協眉詩中此類甚多尤侯亦可

協脂韻矣泰否二卦之彖辭以消協襄而從陽韻豈必盡協尤侯之音項以虞尤豪為一例虞廂為一例亦未知虞可通於東韻也鄭氏以侵覃談鹽添嚴咸凡七韻相通皆協侵覃之音項氏以侵覃鹽為一例又以侵東為一例俱有未盡鹿鳴以湛琴卷阿燕燕泮水以南協音諸詩固有通例易詩以侵覃之韻協風躬諸字語見東冬韻下項氏有侵一例比鄭法差寀風諧聲如氷波諧聲於皮英諧聲于央在古人但見其同韻亦觀制字

者之諧聲亦可見當時字音也風字在東韻為方馮切在侵韻鈇非數正字遂旁協孚愔切穆如清風凄其以風皆協心為韻心亦可為隆駁彼晨風協林為韻林亦可為隆豈為飄風協南為韻南亦可為儇風有凡之聲亦可為馮不但為風諧聲於凡芃汎亦諧凡為聲也易中禽協強深協觴則侵韻又通於陽唐矣

鄭氏辨令韻之訛其間亦有自破其韻例者又引決門神珙反紐傍聲正聲之例正聲在一紐之中傍聲出四

聲之外如七月生民以歲為雪杕杜東山以至為雪來之利力又之異亦世之設逝之折皆傍聲之例此言字音者所同然鄭氏既知傍聲之例則有客宿宿可以例瀡不必改情為保矣雉鳴求其牡可以協蜼不必改牡為牝矣況犧之音娑華之音敷羨之音即皆不同一紐吳鄭於傍聲之協多所遺缺觀吳鄭有所不通始敬服集傳之功也

吳氏協韻補音援證甚詳且先集傳而成又於詩教比

鄭為優愚嘗熟聞之稍窺其繆詳莫如棠棣文王有聲二詩如外禦其務當以左傳侮字為證蒸也無戎即如常武以脩我戎皆協戎之上聲音汝崧高之七章戎有良翰即汝有良翰民勞之四章戎雖小子即汝雖小子可見古者戎汝同音劉氏七經小傳改戎為戍不思字有四聲未必二詩皆訛為戎字吳氏改務音蒙而不顧左傳引詩之文尤為理短最是文王有聲匪棘其欲自禮記匪革其猶可為顯證詩中猶字多讀為去聲欲與

字音相近故記作欲乃不改欲字作猶而改孝字音畜所引孝者畜也此左祭統本文初非指其字音上文福者偪也何不音福為偪致誤集傳有許六切孝字豈可音畜此二協韻必須改正非文公本意也又如母字例音美不當於葛覃蝃蝀南山思齊別出莫後莫補二切致誤集傳用其協音葛覃否協鄙蝃蝀唯南山畝協美思齊婦協菲屨之菲即扉之上聲左傳作扉曲禮鞮屨注作菲如此則母皆音美畝字在詩中亦無不美音者

常欲改正集傳此數處協音而未能姑記於此以俟知覺者吳鄭之說學者各就其所長而就正於集傳可也大抵來之為釐慶之為羲華之為敷馬之為姥下之為怪爾闕有之為以若此之類在古人以為常特今儒以為怪爾君子顧言而行書顧作寡古音相近也皇皇者華協征夫為韻即易中枯楊生華協士夫令聞令望萬夫之望即易中月幾望易中多以上字音常應字協央疑字協牛協又周頌多難協遏竊疑清廟與顯相

為韻故常定橫渠西銘五換韻宗子之家相其相字協肖為韻對越在天丕顯丕承無射於人斯天人承亦未必非韻也

漢儒輙改經字音

漢儒於經字輙稱某讀作某或云當作某流傳久矣遂不可改諸經中周禮禮記多被改讀字有古音可協或四聲可通或假借轉注或諧聲字止記其聲自有通例惟文義必須改者不在此限漢儒不尚協音由是易書

古音不傳周禮中如獻尊讀為犧獻之為犧犧之為莎如儀之為義司尊彝注謂獻讀為儀又讀為莎甸祝禂牲禂馬讀為誅玉人必讀為縪綸人蚤讀為爪函人屬讀為注鍾氏朱湛為漸此在古音可協者也衍祭讀為延褎拜讀為報濶之為嚼契之為揭白盛為成奠水為停鑿廣之為去聲可通者也高聲硍為衮侈聲筰為唶輪人作槷為唶槷輈人須典為懇殄此假借相近者也輈人需讀為懦弓人昔讀為錯此諧聲字之止記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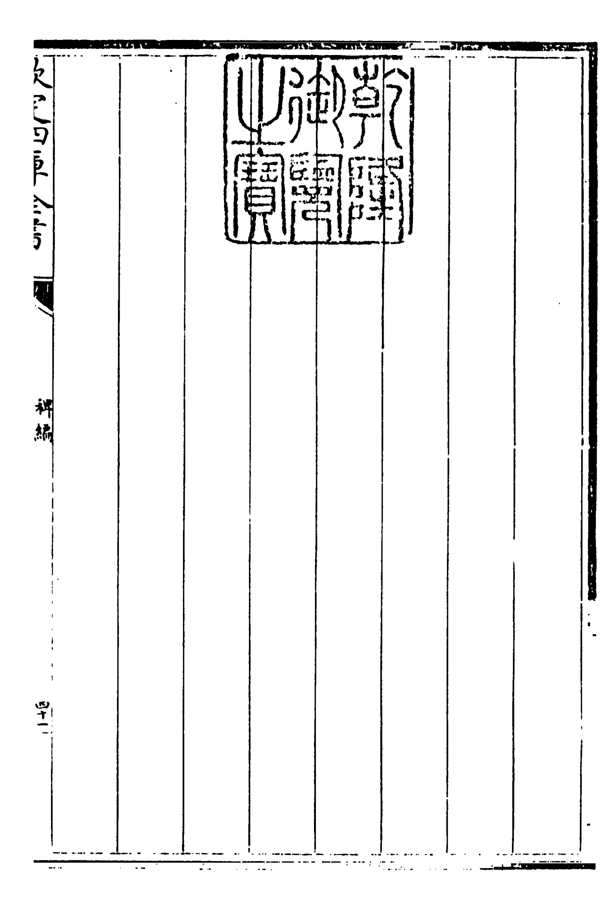
者也弁師諸侯當為公梓人當為䊢禮記實出肆夏又當為陔此又義必當改者也其他如萁字讀作萁音者不可枚舉如太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似只言訓義如此太府以待匪頒亦無明音至地官廩人以待國匪頒乃註云匪讀為分周禮繕人訓繕為勁曲禮讀繕為勁投壺二筭為純訓純為全就讀為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文亦有二筭為純註曰純猶全也奇猶虧也今讀純為全不聞讀奇為虧春官鬱人鬯人𦗅治祼事者也

何獨嬰人祼當作理是以長沙易祓於漢儒改讀之字多不能從腊人豆脯讀為羞脯則引王制乾豆以證脯之在豆瘍醫五氣讀為穀則止從氣字梓人豆酒有尾豆十升匠人里為式自方里而始廟用脩既讀卣尸酒脩酌又讀為滌易氏謂用脩即脩酌之脩也職方氏波溠盧維引顏師古等說以為不必改讀可也巾車駹字法云故書作龍改作駹玉人祼器用龍用瓚用將蓋其莫為龍其中為瓚其柄為將禮記夏后氏以龍亦承上

文濉尊而言又欲以改巾車之說讀龍為駹易氏力辨其不然樂師太祝皆有来瞽皐舞注皆曰呼而告之在樂師則皐讀為告在太祝則皐讀如嘷呼之嘷何其前後之異讀也至如秋官蜡為烜庶薙條狼哲蔟等官幾盡改其字音嘗恨漢儒擅改經字如以音釋惑人挾兎園之册者稍不依書而讀之必以不識字見誚所以為此極難耳

漢儒以漢法解經

漢儒以漢法解經如周禮中五齊二酒皆以東漢時地名酒名言之更代易世但見經文易通而注語難曉使人有莊子注郭象之嘆鶴山魏了翁江陽周禮記聞後人稱周禮折衷多摘注解之尤繆者斥言之如九賦注以漢法口率出泉周禮賦法豈是口率出泉八柄奪以馭其貧注以漢法没入家財三代之君豈有没入人臣財產之法國服為息使以莽法證之是以王荆公惑焉鶴山先生曰王荆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乾隆御覽之寶

稗編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前六行庫庫楚舊作潤潤
朮今改後倣此　前八行托克托濟農舊作脫
脫貞縈今改　第七頁前一行魯爾舊作禮兒
又實迪舊作拾得又蘇肯徹爾舊作速渾察今
並改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劉　書

稗編卷三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樂二

隋書樂章　　魏徵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巳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湎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宫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内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為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

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黄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昇平刑措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

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黄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

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鐘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謡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

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

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顔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閒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宫徵流唱翺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政在焉故録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晉書樂章 論歷代樂名同異　唐太宗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玆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琴羲瑟倕鐘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巳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

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䄠來下神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艶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沉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裂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幷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煙火掃地無遺漢祖

提劒裒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徳化武有心於制作太
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縉紳先生所以長歎
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主
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
帝名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
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
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鄒雅頌事通中和其有丘方之樂
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

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黄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

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鬲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於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

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永嘉之亂海内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宫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

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大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為荆州與謝尚修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

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黄　上陵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臨高臺　上邪　遠如期

石榴　務成　黄爵行　玄雲　釣竿等曲

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徳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吕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

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竝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制

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内也改艾如張為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背德

言蜀將關侯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為通荆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侯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逺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通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

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綱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

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

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榴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黄爵行為

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𥚃神雀來也
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
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鼓角横吹曲鼓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
氏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以
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
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横吹有雙角即胡

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邉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

今古而無儷何但於夔牙同契哉愚按此説則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聲氣之感　沈括後同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

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閒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曲調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録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冦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

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為之叫

曲

五音宫商角為從聲徴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過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徴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徴羽以律應）加變徴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為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

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與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

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纒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寳叙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寳叙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謡及陽關擣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

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為煩數聲耳

樂府總序 論後世聲詩不傳

鄭樵 樂畧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説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説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説相高

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逺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説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徳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

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究同風雅但其

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

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説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又曰三代既没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别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本幽薊列國之風也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煌煌

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然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

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黄門不知黄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

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辨聲樂不傳之論　馬端臨後同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

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説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

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策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

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葢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辨樂亡之論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别而以為漢世頗謬其

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冊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黄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則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鐃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

晉以來之短簫鐃歌即古之雅頌矣

論舞

杜氏通典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朝廷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照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

非樂府所統令翔麟鳳兆麁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論樂不在聲器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㑄之雜樂毋害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升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柷敔

一循雅奏毋害其為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為此論後來乃復創為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吕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為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論鐃歌鼓吹之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

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絶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㭊鼓金鉦鐃鼓簫

笳横吹長鳴箪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君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論儒生不知樂

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吕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

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辨魏漢津之誤　吳　萊後同

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鑪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以齊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盖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工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

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黄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説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簴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巳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髙北方玄鼎水又溢出

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盖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

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玆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蔟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

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行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令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俁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

之末易遽復也然吾就俁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强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况漢津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黄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僄剽殺啤吸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也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獿雜導淫教

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歴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歴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

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論樂府主聲

昨出古詩考録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絶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

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之徐者為本疾
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
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識其鐘鼓
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
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
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
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
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

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吕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寛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録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

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凉龜兹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

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宫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别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毁樂府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

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趣髙逺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説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説之乃名越譯而楚説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

詬恥心幾頑而不絶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樵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删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

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聲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

制氏為時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記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辯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謡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盖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

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學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竝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

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令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温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

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悦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凉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滔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

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史記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

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

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

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以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懦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邉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邉設候結和通使休寜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

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

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鍾黄鍾者陽氣踵黄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

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
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
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
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
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族
太族者言萬物族生也故曰太族其於十二子為寅寅
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

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

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吕仲吕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賔蕤賔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賔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

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

氣就藏皆冐冐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宫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宫一本七作十

大吕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蔟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吕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吕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

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

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鍾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

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雖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東漢律歷志　　范曄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

傳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隂隂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

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黄鍾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止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

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

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黄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族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强弱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

易達分寸又粗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

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候部莫知復見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

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黄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戸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歴而候之氣至者

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

隋志和聲　　魏徵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别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吕上下相生因黃鍾為始虞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周禮

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强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勗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竝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于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

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于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于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

六十承天更說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二毫林鍾長六寸一毫應鍾長四寸七分九毫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

半是過于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乃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遁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

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勑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鐘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為四器名之為通四器絃間九尺臨嶽高一寸二分黃鐘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為其名義名之為通通施

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鐘王律命之則還相
中又制為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鐘笛十二調以飲王
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鐘悉是周景王所鑄
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
則聲韻和合端門外鐘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
一鐘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
是太蔟則下今笛二調重勑大樂丞斯宣達令更推校
鐘定有鑿處表裏皆然借訪舊識迺是宋泰始中使張

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嘽下以推求鐘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鐘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二鐘端門外一鐘是也案西鐘銘則云清廟撞鐘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蔟鐘徵則林鐘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太蔟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僮僕字則題而言彌驗非近且夫驗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

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宰詳論以言所見幷詔百司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寇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大常牛弘議定律呂于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

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授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

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于土長于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于東宮論張胄玄歷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于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黃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為六十

而宋代錢樂之更為三百六十考禮詮次豈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于其差亦自圜管乖於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鐘管六十三為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為寸法約之得黃鐘長九寸太蔟長八寸一分四毫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寸二分八氂七分之四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鐘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

最為合古其制度文議并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稗編卷三十七